

黃河文明學科化的本土話語構建

——基於“黃河學”學科平台的文本分析

◇尹全海

摘要: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及其出版的《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主辦的“黃河學”高層論壇等學科平台,在黃河文明學科化進程中積累了豐富的學科資源,形成了自主性知識體系。從“黃學”“黃河學”到“黃河文明”學科群,以自主設置“黃河學”交叉學科博士點為標志,黃河學成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交叉學科。通過界定“黃河學”交叉學科性質,確認黃河、黃河流域和黃河文明為“黃河學”主要研究內容,明確提出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為“黃河學”建設目標等,初步構建了“黃河學”學科體系。關於黃河文明標識性概念、黃河文明話語表達和黃河文明傳承與現代文明建設重大命題的構建,構成黃河文明話語體系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黃河文明;大河文明;黃河學;學科化;本土話語

以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及其出版的《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主辦的“黃河學”高層論壇等學科平台為文本,探討黃河文明學科化的本土話語構建,主要基於兩個學術史反思。一是人類文明史研究中的大河文明學科化現象,即大河流域不僅孕育大河文明,還誕生了研究大河文明的學科。不過,已有學科化成果中,1822年商博良創建埃及學,實際是拿破侖“遠征埃及”的產物;1857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公布楔形文字釋讀結果,才被認為是亞述學誕生的標志。如此“初始化設置”,使得古埃及和古巴比倫的知識長期掌握在歐洲人手中^[1],埃及學和亞述學也都是來自“他者”的建構,遺留濃重的殖民話語。二是自1985年學界提出把“黃學”作為專門學科研究,開啟黃河文明學科化,至2023年“黃河學”列入河南省新一輪重點建設學科,在提煉“黃河學”學科概念、構建“黃河學”學科體系和黃河文明話語體系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學科資源;在大河文明學科化中取代了“他者”的建構,有望成為人類文明史研究的“預流”。若不能據此學科資源建構學科體系、掌控學科話語權,20世紀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吾國學術之傷心史”^[2],21世紀

或再重演。

一、“黃河學”學科概念的提煉與確認

關於“黃河學”學科概念的演變,學界已有關注,代表性成果為吳朋飛和王洪偉的學術史研究。吳朋飛關於“黃河學”學科概念,僅涉及從“黃學”到“黃河學”的演變^[3]。王洪偉所述“黃河學”的來龍去脈,止於吳朋飛對“黃河學”的梳理^{[4]13-27}。彼時,“黃河文明”學科群尚未啟動,遑論2023年“黃河學”進入河南省新一輪重點建設學科。2015年“黃河文明”學科群列入“河南省特色學科建設工程”後,相關研究以艾少偉和吳朋飛兩個研究團隊為主。艾少偉等關於2009年以來黃河學的新階段,止於2013年^{[5]65-73}。吳朋飛等提到郭來喜的“新黃河學”^[6],與已落籍河南大學的“黃河學”幾乎沒有關係。本文所述“黃河學”學科概念提煉與確認,指制度化視角下的“黃河學”,從學界提出“黃學”與“黃河學”概念,至2023年“黃河學”入選河南省新一輪重點建設學科。

(一)從“黃學”到“黃河學”

“黃學”之說,初見於《人民黃河》1985年發表的三篇論文。其中,錢寧針對“黃河泥沙及其產生的特

点”,明确提出“把黄学作为专门的学科进行研究”^[7]。王元化鉴于“黄河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处的重要地位”,倡议建立的“黄学”,更像是专门研究黄河的学问^[8]。刘善建把“黄学”视为“全面治理和开发黄河”的治黄方案^[9]。总之,黄河水利委员会原主任王元化首倡“黄学”,但开启黄河文明学科化进程者,是清华大学钱宁教授。虽然“黄学研究带有浓郁的自然科学性质和味道”^{[4][14]},但“黄河学”学术源头仍然要追寻到“黄学”,系因“黄学”以专门学科解决黄河治理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如此强烈的本土意识和学科化路径,不仅成为“黄河学”建构本土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还引导了“黄河学”的发展方向。

王元化首倡“黄学”研究不久,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宋正海等认识到,黄河综合治理面对的是“由自然与人文、现实与传统、广阔地域与悠久历史构成的一个大系统”,因“黄学”无法容纳这一大系统的众多问题,代之以“黄河学”^[10]。不过,宋正海以专门学科研究黄河治理问题,与钱宁倡导的“黄学”是一脉相承的。“黄学”与“黄河学”的区别,主要集中在研究对象上。“黄学”局限在黄河治理与开发,具有强烈的技术性特征。“黄河学”明确提出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是统一的黄河区域问题,不仅仅是黄河治理与开发。看来以研究对象命名,是“黄河学”取代“黄学”的基本逻辑。

“黄河学”概念最早出现时间,应该是198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研讨会”上,宋正海、陈瑞平、郭永芳、高建国、周魁一、王守春、虞明英、周可兴、艾素珍、张九辰、王蒲生等11人参与其中^①。1989年出版的《第三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论文中,宋正海、陈瑞平等8人的论文为《“黄河学”纲要》,陈瑞平、宋正海等5人的论文为《试论黄河学在中国崛起的历史必然性》,均使用了黄河学概念。《科学学研究》1989年发表宋正海等人论文《黄河区域的综合

研究》所述内容,是上述两文的组合^[11]。1989年10月,在陕西宝鸡召开的“全国黄河流域重大灾害及其综合研究”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中,并未出现或使用“黄河学”概念^[12]。

(二)从“黄河学”到“黄河文明”学科群

“黄河学”概念最早出自水利学者,但从“黄河学”到“黄河文明”学科群,演进起点是2001年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和清华大学教授张红武提交的“建议创立黄河学”提案,以及2005年管华等发表的《“黄河学”论纲》。“黄河文明”学科群接续的“黄河学”,明显从黄河流域(区域)综合治理,转向发展黄河文化、弘扬黄河文明。

2001年,张红武和张海迪委员的“建议创立黄河学”提案,认为“黄河问题绝对不是单纯的水利、防洪等工程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研究黄河问题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13][14]}。2002年,河南大学组建的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一开始就充分体现了多学科参与的综合性特征,应是“黄河文明”学科群的最初形态。2004年,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下简称“研究中心”)后,举办的第一次学术会议“黄河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研究主题集中到黄河文明上^[14]。同年,管华等发表《“黄河学”论纲》,建议“尽快建立起一门以黄河及其流域为研究对象的黄河学”。该文关于建立黄河学的意义,既包括宋正海等倡导的“黄河综合研究和开发治理”,也关注到张红武、张海迪政协提案中强调的“发展黄河文化,弘扬黄河文明”^[15],因此成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学科群建设之先声^②。

“十一五”期间,河南大学基本完成了“黄河学”向“黄河文明”学科群的转型。2008年10月,“研究中心”适时提出建设黄河学创新基地,“黄河学”与“黄河文明”两个核心概念由此紧密联系起来,并得

① 吴朋飞认为,1989年10月,在陕西宝鸡举行的“全国黄河流域重大自然灾害及其综合研究”学术研讨会,是涉及“黄河学”的第一次学术会议,见参考文献[3]。

② 《“黄河学”论纲》为河南省重点学科建设基金资助项目成果,作者管华有河南大学地理学背景,张大丽为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教师。

到河南大學的認可。比如,2008年創刊的《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的宗旨為“為黃河文明的偉大復興和黃河學走向全國乃至世界,發揮她應有的作用”。推動“黃河學”走向世界與復興黃河文明,成為“研究中心”的兩大建設目標。2010年6月、2012年9月舉办的“黃河文明研究與黃河學建設”研討會、“全球視野下的黃河文明起源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都明確提出以黃河文明研究推動“黃河學”建設規劃^[16]。

以黃河文明研究推動新學科規劃,最大機遇是2015年10月24日國務院印发的《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為“對接國家計劃、服務重大需求、強化優勢特色”,河南省教育廳隨即公布《河南省優勢特色學科建設工程實施方案》。依據“實施方案”,河南大學“黃河文明”學科群確定為河南省特色學科建設工程之建設學科^①,在學科制度化意義上,“黃河學”從校級學科創新基地晉升為省級學科平台,得到河南省教育主管部門的認可。

“黃河文明”學科群取代“黃河學”學科命名,在學科概念選擇上,與“黃河學”取代“黃學”有本質區別。從河南省教育廳等公布的河南省特色學科名單,如“中原歷史文化”學科群、“糧食產後安全與加工”學科群、“腫瘤防治”學科群、“黃河文明”學科群等可以發現,所謂“特色學科群”就是一個學科平台;“中原歷史文化”“腫瘤防治”“黃河文明”等,則是學科平台的研究對象或要解決的問題。“學科群”的出現,表明學科命名更加突出問題意識,強調以問題為中心、借助學科平台開展綜合研究。學科平台設計的問題,當然是中國問題,比如黃河文明可持續發展問題,一定程度上呈現中國經驗和中國材料。因此,從問題意識角度觀察,“黃河文明”學科群“是源自本土話語權下的中國問題,是從本土問題出發的一個綜合學科^{[17]162}”。

(三) 從“黃河文明”學科群到“黃河學”

根據《河南省優勢特色學科建設工程實施方案》,“黃河文明”學科群建設周期為2015—2019年。其間,先後舉辦三屆“黃河學”高層論壇,或圍繞“黃河文明”與“伊斯蘭文明”開展跨學科對話,或

在軸心文明對話框架下構建黃河文明話語體系,或以“氣候變化、黃河變遷與中原文明嬗變”為參照,詮釋五千年中華文明史綿延不斷的機制。論壇拓展了黃河文明的研究範圍,豐富了“黃河學”的問題意識。

“黃河文明”學科群建設期間,習近平總書記發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號召,“這項工作要從學科建設做起”^[18]。“黃河學”的發展方向與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時代呼喚高度一致,從而獲得強大發展動力。2022年9月13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印发《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年)》,增設交叉學科門類,促成了2023年“黃河學”獲批新一轮河南省重點建設學科、河南大學自主設置“黃河學”交叉學科博士點,“黃河學”學科身份得到國家確認。

從“黃河文明”學科群再到“黃河學”,完成了一個新學科概念的生成與確認。“黃河學”走過了以本土問題為學科平台整合現有學科為“特色學科(群)”,再以“特色學科(群)”提煉新學科概念的學科化進程。較之于20世紀歐洲新興學科的生成模式,更類似由兩個以上現行學科通過聯合而形成混合學科或跨學科研究,最終被確認為學科實體的新學科^[19]。“黃河學”在世界大河文明學科化進程中,首次改變了來自“他者”的建構。

(四) 小結

與以往學術史研究不同,從“黃學”到“黃河學”、“黃河文明”學科群,再到“黃河學”,回答的是“黃河學”學科成立的合法性問題。2008年“黃河學”落籍河南大學,先為河南大學學科創新基地,然後進入河南省特色學科建設工程和新一轮重點建設學科。2023年,河南大學自主設置“黃河學”交叉學科博士點,在考古學、中國史、地理學一級學科下,招收黃河學研究方向博士生,在制度化層面打破了現行學科設置,成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交叉學科。

二、“黃河學”學科體系的初步構建

“黃河學”落籍河南大學前,已有學者提出過構建“黃河學”學科體系問題^[10]。2009年“黃河學”高

① 參見河南省教育廳等關於公布《河南省優勢特色學科建設工程第一期建設學科名單的通知》(高教[2015]1068號)。

层论坛闭幕式上,“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苗长虹介绍说,“以后每年都主办一次这样的高层论坛,同时组织力量编写一本《黄河学概论》,为黄河学的研究建立一个整体框架”^[13]¹⁴⁴。《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先后设立《黄河学研究》《学科建设》栏目,编辑部还就“黄河学与地域性学科发展”,采访从事黄河文明及地方学研究专家,专题讨论“黄河学”学科建设问题。至今已初步界定了“黄河学”学科性质,确认了“黄河学”研究对象与主要内容,提出了“黄河学”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明确了“黄河学”问题意识与建设目标。

(一)黄河学学科性质

水利学者曾依据“黄河学”研究对象,将之定位为类似非洲学、太平洋学、南极学等区域性的综合学科^[10]。地理学者把“黄河学”的综合性概括为,研究对象是具体的,研究成果是专项的,服务指向是唯一的^[15]。至2008年河南大学组建黄河学创新基地时,把“黄河学”定位为“研究方法上的跨学科性与开放性、多学科交叉研究”等^[4]¹⁵⁶。2009年“黄河学”高层论坛上,苗长虹把“黄河学”的综合性特征集中在自然与人文两个领域。2011年《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编辑部对从事黄河文明及地方学研究专家进行访谈时,把“黄河学”定位为区域研究学科化趋势下,创建的“区域性特色学科”^[20]¹⁹⁹。不同学科背景下的理性思考,对“黄河学”学科性质界定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4]¹³。因此,第六届“黄河学”高层论坛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傅伯杰指出,“黄河学”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多学科交叉、协同创新理念已成为学界共识。

也许“黄河学”的学科内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要获得学界认可尚需时日,但学界对“黄河学”学科性质的界定,从区域性、综合性、跨学科到多学科交叉研究是清楚的。第五届“黄河学”高层论坛上,“地理学、历史学、民俗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黄河灾害这一学术问题,进行了综合交叉研究”^[21]¹⁷⁵。“黄河学”交叉学科定位,对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增设的交叉学科门类。

(二)黄河学研究对象及主要内容

先是宋正海明确提出“统一的黄河区域问题,是

黄河学独立的研究对象”^[10]。管华等从学科体系上把黄河学的研究内容概括为:黄河学基本理论研究、黄河及其流域自然规律研究、黄河及其流域社会发展规律研究、黄河流域文化艺术研究等6个部分。两位学者都以黄河及其流域为“黄河学”研究对象,突出其区域性、综合性特征。

至2008年《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出版时,“卷首语”开宗明义:开展黄河文明及沿岸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创建以黄河为研究对象的“黄河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之后的研究,基本是对黄河学所涉研究领域的解释,如2009年“黄河学”高层论坛闭幕式上,牛建强提出黄河文化应是黄河学的基本内容。至此,黄河、黄河文化、黄河生命等先后成为“黄河学”研究对象。吴朋飞把作为“黄河学”研究对象的黄河解释为一个“特殊流域综合体”,包括现实中地理实体上的一条大河、黄河曾经流淌过的区域、在黄河区域基础上的黄河影响区三个层次^[3]。“黄河学”的研究对象由此成为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大黄河。

2010年之后,历届“黄河学”高层论坛设有特定主题。第二届“沿黄经济区”,强调“黄河学”要关注黄河流域的生态、黄河流域的经济社会转型、黄河三角洲发展。第三届“黄河流域文化产业发展”,提出创建以黄河生态和黄河文明为研究对象的“黄河学”^[20]²⁰³。第四届直接把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列为“黄河学”研究对象^[4]¹⁵³⁻¹⁵⁴,黄河学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第五至十五届“高层论坛”所设主题分别为“黄河灾害与社会应对”“黄河文明与中国道路”“出土文献与黄河文明”“回族伊斯兰文化与黄河文化”“气候变化、黄河变迁与中原文明嬗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黄河文明与国家治理”等。

“黄河学”所涉领域如此丰富多样,引起人们的担忧。张宝明为此指出:“任何一个学科研究范围过于宽泛、漫无边际,最终会导致研究特色与研究主体的丧失,我们提倡学科交叉,并不主张拉郎配”,他建议要确定黄河学的研究主体^[17]¹⁶²。但黄河学所涉领域的多样性,也是“黄河学”学科资源积累的真实再现,为黄河学学科体系建设提供原始材料和基础性数据,学科价值不可忽视。

(三) 黃河學理論體系與研究方法

有關“黃河學”理論體系的論述,“黃河學”概念提出之時就开始了。最早提出建立“黃河學”理論體系的是吳朋飛。他認為在“黃河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十分明確的情況下,還要通過建立學科概念、範疇,描述學科發展歷史,揭示學科規律等,最終建立“黃河學”理論體系。他還依據近代學科類型,把黃河學基本理論和方法、黃河自然科學學、黃河人文科學學等稱為黃河學的二級學科;黃河水利學、黃河文明學、黃河文化學等可培育為黃河學三級學科^[3]。相對於吳朋飛等著重理論體系結構,朱晉則專題論述黃河學分支學科構成。她認為黃河學分支學科應從橫向、縱向和立向三個維度來劃分。其中,橫向上按照學科屬性劃分為黃河自然科學、黃河人文科學兩個子系統;縱向上按照研究對象所處時間劃分為古黃河學、歷史黃河學、現代黃河學三個子系統;立向上按照學科功能劃分為黃河哲學、理論黃河學、應用黃河學和黃河地理學四個子系統^[22]。

至於“黃河學”的研究方法,因黃河學的綜合性特徵,容易接受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而至今未能提出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更多是研究視角的轉換。比如,管華等認為“黃河學”著眼於研究黃河及其流域諸要素之相互關係,在研究方法上具有突出的綜合性特徵,可根據研究主題選擇合適的研究方法。如探討黃河人文社會科學問題,可採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屬於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交叉領域,可採取跨學科研究方法^[3]。

(四) 黃河學問題意識與建設目標

問題意識一直伴隨“黃河學”學科發展全過程。其中,“黃河學”學科概念提煉本身就充滿了強烈的問題意識。2008年之前,“黃河學”的問題意識,一度“學隨世轉”。甚至前七屆“黃河學”高層論壇重點考慮的是“黃河學”研究對黃河流域文化產業發展、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的重要意義^[23]。

因《河南省優勢特色學科建設工程實施方案》明確提出,要堅持“對接國家計劃、服務重大需求、強化優勢特色”基本原則,“黃河文明”的建設目標才漸漸明確起來。比如第八屆“黃河學”高層論壇的會議總結強調:開展黃河學與回族學跨學科交流對話,為國

家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撐。第九屆“黃河學”高層論壇閉幕式上,主辦方認為此次論壇的成功舉辦,為推動河南大學“雙一流”建設提供學科支撐。第十二屆“黃河學”高層論壇上,主辦方領導致辭稱:河南大學依托兩大國家級學科平台,瞄準學術前沿和國家重大戰略需求,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重大國家戰略高度契合,產生了廣泛影響。苗長虹在第十五屆“黃河學”高層論壇的總結報告中稱,構建“黃河學”學科體系和黃河文明話語體系,河南大學自2009年起連續舉辦14屆“黃河學”高層論壇,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重大國家戰略提供了重要的學術和智庫支撐,等等。

從主辦方對“黃河學”高層論壇的總結中可以發現:為國家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撐、為推動河南大學“雙一流”建設提供學科支撐、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建言獻策等,是“黃河學”的問題意識。推動黃河文明傳承與現代文明建設、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構建“黃河學”學科體系和黃河文明話語體系等,是“黃河學”的建設目標。

(五) 小結

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的確認、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的提出、學科概念和研究目標的固化,是衡量一個學科是否成立的標志。“黃河學”學科平台在交叉學科性質的界定、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的問題意識,以黃河、黃河流域、黃河文明為主要研究內容等基本理論方面,初步構建了“黃河學”學科體系。只是在“黃河學”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的獨特性上,尚不明晰。至於黃河學課程,雖於2019年進入中國大學MOOC在線學習平台,但因“黃河學概論”未能出版,“目前黃河學課程並無現成的教材,影響了教學效果”^[24]。因此,課程體系及用於支撐課程體系的教材體系建設,當是“黃河學”學科體系建設的當務之急。

三、黃河文明話語體系的重要內容

先是第七屆“黃河學”高層論壇閉幕式上,苗長虹向與會學者介紹將組織國內外學者編著“黃河文明通史”的計劃。接着是“研究中心”的“十三五”規

划,明确提出依托黄河文明通史编纂,全面梳理黄河文明的形成过程,深入挖掘黄河文明的丰富内涵和现代价值。至2023年“黄河学”学科平台关于黄河文明标识性概念、黄河文明话语表达、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重大命题的构建,构成黄河文明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

(一)黄河文明标识性概念

在“黄河学”生成过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是黄河、黄河流域、黄河文明和“黄河学”。比如,刘先省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层论坛(2019)开幕式上说,“希望通过此次论坛能够把黄河文明、黄河流域和‘黄河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25]199}。第十三届“黄河学”高层论坛开幕式上,张宝明同样强调,“河南大学一直致力于对黄河、黄河流域和黄河文明的研究,形成了深厚的学术传统”^{[26]194}。黄河造就了黄河流域,孕育了黄河文明,诞生了研究黄河流域和黄河文明的“黄河学”,为四个标识性概念的内在逻辑。

1.黄河。在“黄河学”视域下,黄河作为文化生命存在,比作为自然生命存在为多、为重。《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开卷语”即称,黄河孕育了悠远深邃、绚丽多姿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彰显了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李国英在首届“黄河学”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时称,“在中国历史上,黄河不只是两个简单的汉字,也不仅仅代表一条河流,而是一种文明的代名词”。均突出黄河的文化生命。

由黄河延伸或蕴含的概念,涉及自然、经济、人文和社会等领域。如黄土高原、大黄河、黄河中上游、黄河中下游、黄河三角洲、黄河母亲、黄河伦理、黄河文化、黄河治理、黄河漕运、黄河灾害、黄河安澜等。

2.黄河流域。作为“黄河学”研究对象的黄河流域,被界定为是一个“特殊流域综合体”,或“有着特殊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悠久历史的,十分复杂的区域”^[10]。总之,作为“黄河学”研究对象,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黄河区域,都包括“时空演进中的黄河及其流域和影响区”^[3]。一方面,黄河流域不仅是一个区域、空间概念,还蕴含有时间意义,即“悠久历史”;另一方面,黄河流域不仅是地理实体中的

一条大河及其流淌过的区域,还包括受其影响的区域,即“文化黄河”。

黄河流域或黄河区域的延伸性概念有黄河流域管理、黄河流域经济区、黄河流域农耕文化、黄河流域防灾减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黄河沿岸地区、沿黄城市群等,集中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

3.黄河文明。“黄河学”研究的黄河文明,首先是“大河文明”。四大文明古国之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因与大河的明显关系,被称为“大河文明”,但这个“大河文明”并非停留在“河流文明时代”^{[26]11-13},还包括“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化建设”。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诞生地,黄河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是最具有代表性、最具有影响力的主体文化,“华夏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黄河文明”^{[20]15-16}。

在“黄河学”生成过程中出现的与黄河文明相近概念,还有大河文明、黄河农耕文明、华夏文明、中华文明、古文字、甲骨文等。

4.“黄河学”。“黄河学”是关于黄河自然生命和黄河文化生命的学问,黄河文明的形成、演进及可持续发展是在两者互动中实现的^{[13]143},是黄河流域和黄河文明研究的概念化成果。黄河是“黄河学”的命名依据,学界在“黄学”“黄河文化学”等概念中,最终选择“黄河学”,因其足以包容上述学科的全部研究对象^[10]。

与“黄河学”相关的概念,包括在学科概念演进中出现的黄学、黄河学、“黄河文明”学科群、一流学科、特色学科、重点学科,为表达学科内涵及其性质使用的学科平台、综合学科、交叉学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等。

(二)黄河文明话语表达

话语表达,是对标识性概念的倾向性解释,包括大众话语、学术话语和传播话语等。本文结合“黄河学”研究中积累的学科资源及原创性成果,将黄河文明话语表达概括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黄河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4个层面。

1.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早已沉淀于中华儿女心灵深处,成为公

认的大众话语。“黄河学”视域下的黄河,同样是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同的是,话语表达已从大众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和传播话语。以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刘燕华的相关论述为例,他在第二届“黄河学”高层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中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具有无限的含义。黄河是山的文化,是水的文化,是龙的文明,她润物无声,创造了中华的文明,养育了民族的子孙,见证了华夏儿女兴衰的历史。”^{[13]145-146}黄河是在文化、文明、历史兴衰意义上的母亲河。在第五届“黄河学”高层论坛的报告中,他又从“黄河孕育了华夏文明,养育了中华儿女”等方面,解释“母亲河”的含义。总之,作为母亲河的黄河,养育了中华儿女,哺育了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保护黄河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

2.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为“黄河学”学科平台综合研究的问题之一。水利学者李国英在首届“黄河学”高层论坛发表演讲时认为,“黄河流域的气候、土壤以及农耕条件之间的最佳结合,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摇篮”。第四届“黄河学”高层论坛上,先秦史学者王震中从考古发现、中原文明形成的路径等方面出发,提出中原文化与华夏历史文明是一致的;从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形态演进,证明中原文化在华夏文明中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20]1-14}。考古学者王巍认为,第十届“黄河学”高层论坛选择“气候变化、黄河变迁与中原文明嬗变”为主题,非常有见地;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明化进程中,为什么是在中原地区汇聚,值得深入研究。针对文明多源论,安作璋明确指出,“尽管黄河流域并非中华古代文明的唯一摇篮,但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元发展中,黄河文化的主体文化地位是不可否认的”^{[20]198-199}。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先后设立《夏文化笔谈》《商文明笔谈》《黄河史专题》等栏目,发表《黄河农耕文明辉煌和衰落的制度性和经济性原因分析》等论文35篇。第16辑始设《黄河文明与文化》栏目,发表《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的演进》《黄河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史现代化》等论文62篇,透过黄河文明、华夏文明、中华文明之间的区别和联

系,梳理黄河文明的起源与演进脉络。以此论之,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3.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滔滔黄河,不仅哺育了中华民族,还孕育了河湟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20]。第四届“黄河学”高层论坛上,与会学者在“华夏历史文化遗产创新区建设”背景下,充分论证了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早期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至第五届“黄河学”高层论坛,有学者提出“研究黄河学就必须搞清楚中国的魂和中国的根,以及中华民族的底蕴是什么”。在此意义上,“黄河学”就是以黄河文明为样本,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一事关中华民族认同、道路自信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命题。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1辑始设《历史与文明》栏目,发表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等相关论述。其中,李玉洁认为,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湿润,适宜农作物种植,华夏先民在这片沃土上创造的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和核心^[27]。胡全章从中华民族的“根脉”“魂脉”“文脉”梳理黄河文化。从“根脉”上讲,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姓氏文化、农耕文化、汉字文化、制度文化等都从这里起源。从“魂脉”上讲,黄河流域的先民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智慧,铸造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宗教思想最先流传于黄河流域^{[25]1-4}。

4.黄河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心”的“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把“黄河学”建成世界文明交流对话的高端平台。为达此目的,第八届“黄河学”高层论坛,以“回族伊斯兰文化与黄河文明”为主题,开展跨文明对话,充分显示黄河文明多元性与包容性。第九届“黄河学”高层论坛,以“轴心文明交流互鉴与包容性全球化”为主题,分别从华夏民族的形成论“何以中国”、轴心时代的黄河文明及其文化特征等进行深入交流后认为,黄河文明孕育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造就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是中国道路和文化软实力最为深厚的历史

基础,也是世界认识中华文明的主体窗口。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自第12辑设《汉字文化圈文化生态研究》《文明对话》栏目,发表《华夏文明秩序的世界拓展》等论文,集中讨论黄河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第15辑发表了张宝明接受编辑部访谈的内容。他认为“黄河学”学科建设,要兼具本土研究特色性与世界性学术影响的统一性。从本土材料出发,并非拘泥于黄河流域,而是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广阔视野中,探究文明演进的普遍规律,“实现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同时,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17]¹⁶²。

(三)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重大命题

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重大命题,始于国家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先是2012年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获批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以此为基础组建的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2018年被教育部认定为首批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次年,始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黄河学”高层论坛,并成功建构了古文字与文明传承、黄河治理与国家治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事关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的重大命题。

1.古文字与文明传承。在古文字视角下诠释黄河文明重大命题,涉及第四届、第七届、第十一届“黄河学”高层论坛。其中,第四届虽以“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为主题,但与会者一致认为“古文字是华夏历史文明起源最重要的因素”^[21]³⁷。第七届以甲骨文、金文、石刻及汉字理论,体现“出土文献与黄河文明”的主题。其间,2010年举办的古汉字研究专家座谈会上,有学者提出以古文字为切入点,探究黄河文明历史演化逻辑,为此于2014年举办“甲骨文研究与甲骨文数据库”高层论坛,重点探讨汉字渊源及其在文明传承中的独特价值。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8辑始设《古文字研究》栏目,其中,王蕴智运用在黄河流域发现的远古符号对汉字体系的形成深入研究发现,“汉字起源与演进并不是一条单纯主线,古汉字系统的早期形成是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28]。在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字,发展至今始终保持

着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结构原则,由此记录的文化传统传承不辍,因其“超方言”特征,对我国政治、文化统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具有重大意义^[29]。产生于黄河流域的古文字,为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的贡献,任何民族难以比拟。

2.黄河治理与国家治理。第五届、第六届、第十届“黄河学”高层论坛主题,分别围绕黄河灾害、黄河长治久安与国家治理展开。其中,第五届“黄河灾害与社会应对”,属微观层面的国家治理,与会学者就黄河下游滩区减灾模式、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变迁史等进行深入探讨。第六届“黄河文明与中国道路”,更加突出黄河文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话语。国内外专家学者就文明传承与中国未来路径选择、国家起源的中国模式等进行专题研讨。第十五届“黄河文明与国家治理”,强调国家治理的制度性因素,王震中的《黄河主体文明与中国治理体系》专题探讨黄河文明与国家治理。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3辑始设《历史与文明》《地理与生态》栏目,发表《黄河漕运述论》《黄土高原沟壑区土地垦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黄河流域灾害环境变化与水资源安全》等。第10辑设《黄河学》栏目,发表《河防职掌图所见晚清黄河河政变革》《明清时期黄河水患对下游城市的影响》等。这些论文分别从制度与文明、历史与当代视角探讨黄河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可以说“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

3.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一直是“黄河学”关注的重点话题。《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首期,就把“黄河流域生态与可持续发展”列入重点征稿范围。第二届“黄河学”高层论上,学者建议“黄河学”研究多关注黄河流域的生态,为可持续发展有所准备。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30],为“黄河学”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自2019年起,“黄河学”学科平台每年举办一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层论坛。2019、2021、2024三届,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主题下,2019届分设黄河流域考古与文化遗

产保护、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与传承弘扬等4个议题^[25]¹⁹⁸。2021届分设流域人地系统与可持续发展、大江大河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等6个议题^[26]²⁰²。2020、2022、2023三届另设“十四五”规划、黄河文明与黄河学交叉学科建设、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主题,属双主题。2020届分设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协同治理与水资源利用等7个议题^[31]。2022届分设黄河流域国土空间格局及优化、黄河文化遗产保护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9个议题^[32]。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自第16辑起,栏目设置固定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黄河文明与文化》和专题《笔谈》。其中,《笔谈》栏目发表论文涉及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国家黄河生态公园、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与保护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栏目,研究领域分为整体性、时段性和区域性研究。整体性研究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逻辑与人文价值”等,区域性研究如“宁夏沿黄生态经济带研究”等。《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栏目,均着重应用性研究,代表性成果如《黄河文化旅游带中华母亲河文化品牌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

六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层论坛、《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所涉议题,通过对黄河文明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研究,找到了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其中,“古文字与文明传承”“黄河治理与国家治理”重在黄河文明传承,“黄河文明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在现代化建设,由此构成黄河文明话语体系的三个重大命题。

(四)小结

由于西方学者曾掌控世界文明史研究话语权,影响了黄河文明话语构建。因此编纂黄河文明通史,不仅是基于本土经验提炼新概念、新理论的重大机遇,也是“黄河学”的重要学术使命^[5]⁶⁵。编纂黄河文明通史,一方面是为了表达从中国立场出发,阐释黄河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另一方面是为了提炼本土概念、话语表达和重大命题,构建黄河文明话语体系,在人类文明史

研究中发出中国声音。由于“黄河文明通史”未能出版,构建黄河文明话语体系,仅取得阶段性成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后,成为黄河文明话语体系的重大命题。

四、结语

河南大学用20年时间成功打造了两个国家级学科平台,依托学科平台连续举办15届“黄河学”高层论坛、出版22辑《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以“黄河学概论”构建“黄河学”学科体系、以“黄河文明通史”构建黄河文明话语体系,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践行者。尽管“黄河学概论”“黄河文明通史”未能出版,但研究团队关于黄河文明标识性概念、话语表达及重大命题等开展的原创性研究,产出的系统性自主知识,均基于本土材料和现实问题,为建构“黄河学”学科体系和黄河文明话语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学科资源。

无论是“黄河学”学科概念提炼,还是“黄河学”学科体系、黄河文明话语体系构建,均依托强大的国家背景。其中,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呼唤、《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在“黄河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为黄河文明传承和现代化文明建设找到了实践路径。提炼与阐释黄河文明的本土话语,并不因此弱化黄河学研究的世界性影响。“黄河学”学科建设仍需在人类文明演进的长时段,在世界大河文明学科化背景下,“从特殊性中寻找普遍性,在普遍性中关注特殊性”,如此方能成为人类文明史研究的“预流”。

参考文献:

- [1]米尼奥罗.埃及学后殖民理论的核心概念和议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8-04(03).
-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267.
- [3]吴朋飞.“黄河学”学科构建刍议[J].天中学刊,2010(4):114-119.

- [4]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6辑[C].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 [5]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13辑[C].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 [6] 郭来喜.关于创建新黄河学的构想[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5):1-5.
- [7] 钱宁.“黄学”研究前景广阔[J].人民黄河,1985(6):6-8.
- [8] 王元化.大家来研究“黄学”[J].人民黄河,1985(6):3-5.
- [9] 刘善建.从黄河治理的特殊性看黄学研究的必要性[J].人民黄河,1985(6):55-57.
- [10] 宋正海.黄河区域的综合研究[J].科学学研究,1989(4):30-36.
- [11]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工作部.天地生综合研究进展[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 [12] 瞿宁淑,等.黄河黄河:黄河流域重大灾害及其综合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
- [13]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4辑[C].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
- [14] 李玉洁.黄河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1):17-18.
- [15] 管华,张大丽.“黄河学”论纲[J].人民黄河,2005(11):5-7.
- [16] 邱文艺.专家学者研讨黄河文明与“黄河学”[N].光明日报,2010-06-29(12).
- [17]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15辑[C].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20.
- [18]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2).
- [19] 勒高夫.新史学[M].姚蒙,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2-3.
- [20]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5辑[C].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 [21]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8辑[C].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 [22] 朱晋,那玉林.黄河学分支学科体系研究[J].阴山学刊(自然科学版),2016(2):51-53.
- [23]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12辑[C].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166.
- [24] 吴朋飞,赵晓雨,杨帆.黄河学研究新进展与黄河学课程教学效果分析[J].天中学刊,2022(6):152-156.
- [25]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16辑[C].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20.
- [26]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19辑[C].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22.
- [27]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1辑[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 [28]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3辑[C].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1.
- [29] 侯仁之.黄河文化[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4:12.
- [30] 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19(20):4-11.
- [31]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18辑[C].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21:300.
- [32]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21辑[C].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23:303.

作者简介:尹全海,信阳师范大学炎黄学研究院教授,黄河科技学院中原学研究院特聘教授,从事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炎黄文化与炎黄学、根亲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

(摘自《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4年第10期)